



凤凰师轩  
FENHOUANG SHIXUAN

行知工程  
教育新思考系列

# 语文 教育向何处去

王丛 著

寻根是人类的天性，所谓寻根，即反思。语文教师要追寻、思考的，是语文之根。语文教育之根——语文是什么，学习语文是为了什么，语文究竟应该学什么，应该怎么学，应该怎么教。在反思过程中，作者一面研究传统，一面观照现实，最终认识到，小学语文教育要提高质量，就必须以积累记诵为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凤凰师轩  
FENHOUANG SHIXUAN

行知工程  
教育新思考系列

# 语文 教育向何处去

王丛 著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教育向何处去/王丛著.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499-2317-5

I. ①语… II. ①王… III. ①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文集 IV. ①G633. 3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1601 号

书 名 语文教育向何处去

作 者 王 丛

责任编辑 午新生 雷利军 李媛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润星之源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2317-5

定 价 26.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E - mail [jsep@vip.163.com](mailto: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 总 序

癸巳年夏，行走内蒙古草原，得以结识《内蒙古教育》主编孙志毅老师。我见到的孙老师，是学问中人，也是性情中人，满腹诗书，一身清爽。我喜欢听他谈古说今，描摹当地掌故名物，而逢应酬的场合，他却如局外人一般，淡漠无言，我更心生欢喜。现在，他牵头编辑“教育新思考系列”丛书，收六位作者的教育随笔和教研手记，嘱我作序，我欣然命笔。我素来由人判断事的价值，相信“纯粹之人必做纯粹之事”。六位作者皆是内蒙古基础教育领域的精英，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们“行走”的足迹，可以一睹他们长途跋涉的风姿——王丛老师三十年苦苦寻觅，回望百年来语文教育走过的路程，倡导从先人那里获得智慧；韩中凌老师的“批注式阅读”，同样承继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古训，让我想起脂砚斋、金圣叹、张竹坡；曹龙老师的语文教育理念显然脱胎于叶圣陶先生，但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操作方法值得称道；而丛智芳老师从小处入手谈语文教育之宏旨和马建秀老师“跳出数学教数学”的跨学科思维同样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启迪。

在他们的这趟教育之旅中，我很乐意做一个随行者，说一点外行的想法。

基础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阶段，我认为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阶段。怀特海在论述智力发展阶段时指出：小学和大学都以自由为主导，唯有在中学阶段，纪律是主导，自由必须从属于纪律。按照我

的理解，自由是顺应兴趣，而纪律是服从必须。在小学阶段，智力教育的重点是激发和培育一般的求知兴趣，在大学阶段，则是根据业已明确的兴趣方向自主地学习。中学阶段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不管是否感兴趣，学生必须学习大量基础知识和技能。因此，中学生是最辛苦的，中学老师也是最难当的。当然，没有兴趣的学习是低效率的，而困难正在于如何引导学生对必须学的知识产生兴趣，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结果。事实上，即使在学习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三个因素也是具有超越知识本身的价值，那便是：

1. 通过文史哲课程的学习受到人文熏陶，使之拥有丰富的内心和高贵的情怀；

2. 通过数理化课程的学习得到思维训练，培养智力活动的兴趣和习惯；

3. 通过全部课程的综合，了解人类知识的概貌，犹如在胸中画一张文化地图，为确定个人兴趣方向和今后专业选择提供依据。

在我看来，这三者是比知识更重要的目标，而如果它们在教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就能够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和效率。

无论是教中小学还是大学，教师都应该具备优良的精神素质。他自身是一个热爱智力生活、对知识充满兴趣的人，才能够在学生心中点燃同样的求知热情。他自身是一个人性丰满、心灵丰富的人，才能够用贴近人性、启迪心灵的方式去教学生。除此之外，鉴于基础教育的特点，对中学教师还有特殊的要求。

其一，基础课程横跨文理，科目多，知识量大。因此，中学教师特别要讲究教学艺术，寻求效率的最大化。对于所任的课程，他要善于精选学生必须精确而牢固地掌握的关键内容，把这些内容真正讲透，因而不必勉强学生去熟记许多次要的东西。这样的教学既能节省学生的精力，又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当然，要取得这样的效果不能单凭方法，教师自己必须相当精通所任的课程，对基本原

理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其二，中学教育实质上是通识教育。因此，中学教师应该是一个通识之才，一个某种程度上的“杂家”，有广阔的知识面，这样才能够触类旁通，把所任的课程教得生动活泼，趣味十足。学生的天赋类型是有差别的，未必都对你所教的这门课程有兴趣，但是一个好的教师可以做到两点，一是使天赋类型适合的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二是使天赋类型未必适合的学生产生一般的兴趣。

说了上面这些外行的想法之后，我愈发相信我的这个判断了：中小学教师是最难当的，小学尤其如此。因此，我要向本丛书的六位作者、也向全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每一位优秀教师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周 国 平

2014年6月11日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从语言的性质看语文教学 / 1

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提高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语文教学的重点是阅读和写作。要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就必须通过读写实践，即阅读要读，写作要写。

## 传统语文教育值得探讨借鉴 / 7

传统语文教育抓住了语言的真谛，强调阅读对写作的意义，提出语言学习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就是模仿。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 对语文教学改革宏观思考 / 10

要提高语文教学效果、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就必须对语文教学进行改革。改革必须彻底、全面，应从语言科学、心理科学和信息科学三个方面进行。

## 语文教育：应用与应试 / 21

语文教育可分为两种：应用的语文教育，以培养应用能力为目的；应试的语文教育，以培养应试能力为目的。这两种语文教育的性质、特点存在着诸多差异。

## 现实的苍凉——民国时期和当代两篇作文的比较 / 40

同一题目的作文，在不同时期学生的笔下有何不同？这种对比不仅是两个学生的对比，更是两个时代的对比，是两个时代语文教育的对比。

## 简约之美——谈汉语的特点 / 44

汉语之美，在于简约，在于凝练。我们的语文教育应使学生体悟汉语的这种特点，领略汉语的简约美，激发学生对汉语的热爱及学习兴趣。

## 古典的魅力——语文教育的文、白之争 / 50

文言与白话，各有优势和弊端。然而，现当代的语文教育与语文教材过于强调白话文，致使文言文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 传统的挣扎——语文学科的教学方法应该是什么 / 58

现代语文教学在以什么为本位、采取什么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还处于徘徊、摸索的阶段。只有弄清这些问题，语文教育才有出路。

## 母语的呼救——营造母语生存发展的环境 / 66

要拯救我们的母语，就必须营造母语生存发展的环境，应给母语应有的地位，增加文言文的比重，以写作为本，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重视传统的学习方法。

## 无解之结——语文往何处去 / 79

要搞清语文的来处和去处，就必须把语文放在大背景下，通过对比得知。语文从何处来？从创造来。语文往何处去？往分级去。



## 语文学习的目标与手段 / 94

语文学习的目标是掌握语言，并用它来进行交际，而不是对它进行研究。目标决定方法，学习语文的手段就是模仿。

## 古代语文教育中的积累与记诵 / 97

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模式以内容丰富又便于记诵的蒙学教材为学习内容，以积累语言材料和语言模式为主要学习目标，以记诵为主要学习手段。

## 现当代语文教育模式及其弊端 / 103

现当代语文教育的模式以浅显的白话文为学习内容，以解读文本为学习目标，以理解分析为学习手段。而在小学语文教育中运用这种模式却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

## 模仿·积累·记诵——小学语文教育为何应以积累记诵为本 / 139

学习语文的目标和方法决定了小学语文教育应该以积累记诵为本。积累是目标，记诵是手段，记诵即记忆、背诵。

## 以积累记诵为本——小学语文教育的唯一出路 / 147

以理解分析为本的现当代小学语文教育效率低下，学生语文水平低。重新走以积累记诵为本的道路，这是小学语文教育浴火重生的唯一出路。

## 后 记 / 157



## 从语言的性质看语文教学

多年前，吕叔湘曾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少、慢、差、费，用那么长的时间学习母语，居然不过关，是咄咄怪事。

这种状况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多年以来，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着。

我们常常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做例子来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说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如何迂腐，如何半通不通。然而，现在学生的语文水平仍然让我们乐观不起来。不要说小学生，也不必说初中生，就是高中生，连一封家信都写不通顺的仍然比比皆是。其实，同现在的某些中学生比起来，孔乙己还是不错的，他毕竟还写得一手好字，在酒店中引用古文虽有不问对象之嫌，但如撇开听众，就事论事，他的引用还是恰当的。现在不要说像孔乙己这样的，就是不如孔乙己的，也大有人在。

当然，如果只把语文水平低下的“帽子”扣到学生头上似乎有失公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教师，看看他们如何。在一所学校中，教师的语文素养真正过关的又有多少？恐怕也不容乐观。每年评职、评模时，有些教师写论文、写材料都需要请人捉刀。而这些人中，有不少具有中等学历或高等学历，甚至还有一些是语文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欲求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岂非痴人说梦？

语文，这门基础学科，竟然成了一个黑洞，吸尽了教师和学生的精

力，却不肯放出其应有的光和热。语文，这门最丰富、最生动的学科，竟然成了一只老虎，使教师和学生谈之色变：教的不愿教，说是不好教，太累；学的不愿学，说是不好学，没意思。这真是语文教师的悲哀、语文学科的悲哀。

我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语文教学的成败标准等问题认识不清，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造成的。

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什么呢？

语文就是语言，叶圣陶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列宁则提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学习语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利用语言进行交际；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提高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语文教学的重点是什么呢？

语文教学的重点取决于语言的工具性质和语文教学的交际目的。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方式有四种：听、说、读、写。其中，听、说是运用口头语言，可在自然的状态下进行（基本上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训练）；而读、写是运用书面语言，不能在自然的状态下进行（必须进行专门的训练）。所以，语文教学的重点是阅读和写作。另外，听、读是输入，说、写是输出，所以，语文教学重点中的重点应是写作。

语文教学的成败标准是什么呢？

语文教学的成败标准取决于语文教学的重点，因此，这个标准不应该是考试分数，不应该是升学率，而应该是学生的读写能力，特别是写作能力。如果考试分数与升学率不能代表读写能力，它便不具有实际意义。一个人只要写作不过关，语文成绩就不能算及格；一个班级、一个学校的学生只要写作不过关，语文教学就不能算成功。

怎样提高读写能力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仍离不开学习语文的目的——交际。我们应该考

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

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们先对语言做如下的分析。

宏观：语音—语汇—句子—篇章

微观：语音学—语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篇章学

具体来说，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的，即通过语音（书面上为文字）组成语汇，通过语汇组成句子，通过句子组成篇章，从而传递信息的。而微观层次上，语言是一种知识，并不与交际发生直接关系，只能起一点有限的间接作用：并不是先懂语音学才会发音的，并不是先懂词义才会运用词语的，并不是先懂语法才会造句子的，并不是先懂得修辞学和篇章学才会写文章的。譬如，在实际生活中，当人们说“那是一个人”的时候，并不需要先懂得“人”是指能思维、能制造并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是名词。否则，交际便无法进行了。因此，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是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的。

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要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并不取决于知识，而是取决于语感。语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在交际的过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它并非靠知识得来，有时甚至也不能用知识去解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会”就是用语感去体会。所以，语言的微观层次对语感的培养，同样不发生直接的关系。

上海女作家查志华在《孩子的趣话》一文中写道：她的丈夫是军医，她刚进幼儿园的小女儿把父亲从部队买来的鸭子称为“军鸭”，理由是部队的马叫“军马”。她的同事的女儿还是个小不点儿，某次打翻了牛奶，却对妈妈说：“不是我不好，是牛奶自己逃走的”。女作家程乃珊的女儿要亲她，程乃珊佯作不肯，说：“你又要将口水亲到我的脸上了。”她女儿说：“这次不会的，不信我先在你手心上打个草稿。”

这些幼小的孩子并没有学过修辞学，不懂得什么仿词、拟人和比喻，但并不妨碍她们在说话时运用这些修辞方法。

打个比方，语言如碗，信息如饭，人们用语言传递信息，便如同以

碗盛饭，以碗盛饭无须知道碗的构成成分。因此，也可以说，以碗盛饭，也是在宏观层次上进行的，同样具有整体性——你用的必须是完整的碗，而不能把它打碎。

既然交际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既然人们对语言的运用主要是一种能力，知识对它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对语言能力的培养也必须在宏观的层次上进行，也就是要在交际中学习交际，在交际中提高交际能力。

所以，要提高读写能力，就必须通过读写实践，即阅读要读，写作要写。

首先，阅读要读。读的量要多（既指篇数，也指遍数），质要高，要熟读、读熟。长文应能复述，短文及长文的精彩部分应能背诵。这样才能自觉或不自觉体会到文章的选材立意、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种种妙处，从而掌握一篇乃至一类文章的特点，才能有意或无意地在写作中进行借鉴、模仿，使阅读对写作起到指导、促进作用。

其次，写作要写。在阅读指导下，要多写、多练笔，以提高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提高了，语感加强了，反过来又能促进阅读。这样以读导写，以写促读，使读写密切结合、高度统一，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阅读方面，是越爱读就越会读，越会读就越爱读；在写作方面，则是越爱作就越会作，越会作就越爱作。这是提高读写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语文教学的理想境界。

读的这种重要性，读写的这种关系，以及读写结合的原则，是古人早就认识并付诸实践且行之有效的。唐代诗人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写明了读与写的关系。宋代欧阳修也说：“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他文字皆然。”据《欧阳公事迹》记载，他本人“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昼夜忘寝食，唯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这就是一个遵循读写结合原则成长起来的大作家的例子。

前人对这方面的论述极多，有不少真知灼见。如清代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晚清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也说：“学填词，先学读词，抑扬顿挫，心领神会。日久，胸次郁勃，信手拈来，自然丰神谐畅矣。”

在现在，这种通过多读多写来提高读写能力的方法，仍被众多有识之士所提倡、所实践，并被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叶圣陶强调吟诵（即表情朗读），他说：“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和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才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生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上海特级教师沈蘅仲也强调朗读，他在《语文教学散论》中提出，朗读是学好语文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能反复朗读，朗朗上口，熟读成诵，那么书本上的语言就会变成自己的活的语言，一朝要用到时，它们自然会奔赴腕底”。他也十分重视背诵：“学生如每学期都能背出若干篇诗文，积累起来也是一种精神财富，受用无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田若教授在谈到语文教学时说：“语文课主要是技能课，要通过读书学会读书，学生读书应占据大量的时间。”

综上所述，我认为，语文教学应该以提高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为目的，以培养语感为目标，以语言的宏观层次为学习内容，以读写为重点，以读写结合为原则，以读写实践为基本手段，以语言能力（主要是读写能力）的高低为成败标准。

而我们现在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这个规律的。

第一，现在的语文教学不是以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为目的，而是以应付考试为目的。

第二，受考试导向的制约，现在语文教学不是以语言的宏观层次为学习内容，而是以微观层次为学习内容。现在语文考试中作文的分值只占考试总分的30%~40%，其他均属于微观层次的语文知识，而且有更多更难的趋势。

第三，因为是以语言的微观层次为学习内容，所以就不可能以读写为重点、以读写结合为原则、以读写实践为基本手段。现在的语文教学，只让学生在课上回答问题，在课下做练习，阅读不读，写作不写。

第四，现在的语文教学既然不以读写为重点，语文教学的成败标准当然也就不是读写能力的高低，而是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了。

第五，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不仅是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每当看到机械记忆正处在黄金时期的小学生不是尽可能地多读多背，而是在教师煞费苦心的引导下步履维艰地去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第六，因为从小学开始语文教学就违背了规律，所以，就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的语文水平都没得到真正的提高。这样，在学期与学期之间、年级与年级之间，特别是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之间，就留下了一条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断裂带。

第七，我们的语文教材的编选，更多的是从政治思想方面考虑，而不是从语言的角度出发。这就导致教材缺乏吸引力，学生不感兴趣、不愿意学。

我们应该对语文教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检讨，包括传统的、现代的，以及曾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必须彻底纠正那些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做法，不但要改革教法，还要改革教材和考试方式。否则，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就只能是一个不醒的梦。



## 传统语文教育值得探讨借鉴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往往持有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对传统语文教育也是如此。说到其性质，便是封建；说到其特点，便是陈腐；说到其培养的人，便是孔乙己。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正如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所说，这是用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比，为的只是突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实际上，传统语文教育植根于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是适合我们民族的语言、思维、心理特点的，是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探讨、借鉴的。

那么，传统语文教育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呢？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分清的，但我认为，至少在语文教育的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传统语文都有借鉴的价值。

第一，传统语文教育重视儿童机械记忆力强的特点，特别强调熟读和背诵。清代陆世仪《论小学》中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有所当读之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若年稍长，不唯不肯诵读，且不能诵读矣。”我国著名史学大师韩国磐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认为，读书要做好基本功，而基本功之一就是勤读、多背。他还说，“自己现在能记得的文章诗词，大都是十多岁、二十岁上下时成诵的，年事一长，记忆力就差些”。沈蕙仲曾收到早年的一个学生的来信，回忆在 20 世纪 40 年代跟他学语文时的情形，说：“我记得，读，在你的语文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还有



背诵。想起当初，再看现在，我认为只在课堂上听听讲而不在课后去熟读，这就只能是学了二分之一语文。稍有语文根基的人，谁不是背出来的？如果我们当时不背，日后也不会感到基础有这么扎实。”这都是从学生的角度，从学生切身的学习体会中，对传统语文教育的这一做法的肯定。

熟读背诵，需要时间。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绝不是夸张，而是读书遍数的基本数字。清代龙启瑞在他拟的“课程表”中突出了朗读这一重要环节，明确要求学生“就位念一百遍”。清代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 also 说：“读至百遍外，虽甚拙者，亦能记能背矣。”为了让学生读够遍数，唐彪还提出，“当设筹以记遍数，每读十遍，令缴一筹”，使“书之遍数得实，不致虚冒”。

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在同一单位时间内，如果注重熟读背诵，就很难兼顾其他。元代教育家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提出，儿童八岁入学后，要先用六七年时间，在十五岁之前读“四书”“五经”诸经正文，十五岁之后再读注。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探讨的做法。

这种做法是暗合现代系统科学中的信息科学原理的。从信息论的角度看，阅读就是摄取信息。一篇文章存储的信息是丰富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无论怎样讲、怎样注，也只能揭示其中的一部分信息，而在揭示这部分信息时，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舍弃其余的信息。但如果将全文都背诵下来，那就等于摄取了它的全部信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人们对原来不理解的信息自然就会逐渐理解，而且能在需要的时候把有关部分提取出来，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受益无穷。古人所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指的不仅是买得少，更主要的还是指读得少、背得少。

第二，与注重熟读、背诵相适应，传统语文教育的教材也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初级的蒙学教材，在形式上以歌诀为主，内容上则具有浓缩性、知识性、教育性等特点，语文学科的特点反而并不突出。如《三